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陳眉公集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壽文

壽官保陸大宗伯平翁序 代

往先生八十時　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八加有三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于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

如玉腕變靡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
巳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
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觶
之役諸君則酒酒載拜遥賡南山之詩以頌古禮者
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
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鄉大
夫也而諸君率又斌斌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古鄉
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
也禮也獻生晚年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

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輿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
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
竺乾之書與裴相公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
曠嗛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　詔三起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
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覩先生之神者也嘗聞
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
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
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

友所以提奬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款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譬之其在朝如泰岱峩嵋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游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繫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即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遥制惟恐伯宗陸先生知愧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黄髮下卿法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傚先生以之

太子太保王公七十壽序 代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輩琛輿璧登樂獻歌于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鄉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清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 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耄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

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嘍嘖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釁者相繼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諂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鍰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生故吏劾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　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

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雁糞直達 御前 上爲之親
降 宸翰 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
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
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 儲議未定 皇上且疑
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
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
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 上
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
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六匹夫負氣

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
微小挫 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
以得此于 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東脩以來爲
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
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者乃公養
氣決也公方召對時親承 皇上面奬忠孝退而質
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卽公亦未嘗以毀譽
狥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
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

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後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胷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艸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豢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烝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于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王相公七十序

婁江王公之七十也公戒門者無內客客無得內庭實亦無多爲巵詞以譽我諸君子謀于辰玉曰然則壽公且禁何辰玉曰是必屬陳子陳子聞而笑曰太

保公小心翼翼人也生平鮮食寡欲如清蟬警鶴考鐘伐鼓而前迫之有駭而去耳雖然公六十而致政七十而杖屨如故飲噉不少衰知足勇退幸不爲少年所描畫則乘時行樂以無負　聖天子賜歸田里優老閔賢之至意其在今日乎曩　東宮未定累疏凡十一上內調　上心外調衆口　三王並封之間公心膽墮地極矣卒賴公居中調護而後有出閣之命而後有長幼之序而後有辛丑　冊立冠婚之典公不樂誰爲樂也　冊立冠婚成辰玉以編修官頒詔四郡錦衣擁傳而歸　帝若擇公之子以報公者而未幾行人奉　璽書存問繹絡至矣公不樂誰爲樂也辰玉領解額家居不出者若而年出則科名高等與公相雁行能使世家重能使主司重而又使公之文章相業益重　天子聞王先生子且爲之喜動顏色公不樂誰爲樂也吾鄉陸公七十時大行君甫十一今辰玉嶽嶽玉立又且謝史局歸養公不樂誰爲樂也余晚生後進未能日從公爲岩居川觀之游數訊公杖屨動靜及飲噉多寡以爲憂喜比聞公家

居多畏客犢車魚艇放而之乎坱莽無人之野則太
幸返則掃圃杜門高卧矣豈公名位高度無可與語
即欲語亦無往人酬往事者審若此直欲作無口瓠
耳姑無論往昔試與公屈指二三十年來朝局變遷
物情反覆中間士大夫愛悱好醜與菀枯得失之故
風雨烟波亦大畧可見初公忤江陵江陵敗公起田
間爲十年名宰相旣納相印其次第後公秉政者或
賜襚東西還或謝棧車牡馬不御布衣徒步出府門
久矣回視登鸞坡入虎觀雍容中書政事堂博不得

公北窓一夢况公更耄耄及百歲外俯仰感歎日昃
而歌又當何如也余以是勸公及今無畏客彷彿方
東都洛社雖陽諸老故事相與宴會賦詩飲酒繪圖
以爲樂公笑曰是又期往人酬往事也余所樂非客
所知余以布衣至卿相賴　天子明聖沃心造滕無
所不委從前者　召對面承忠孝之褒及其行也又
降手札謝過歸而不忍以蒲璧强也世無如知我如
　皇上者兒功名何所置重輕特其讀書重廉耻斷
斷家法又將爲王氏善人君子矣且性又孝且溫把

搔痾癢冷熱苦樂不去側古者下車里門浣腧子舍有是哉烏在其多男祝也世無如知我如兒者公于朝則君臣相知退則父子又自爲相知天壤樂無以易此矣余雖以樂樂公公無乃俛首一笑乎無已請歌抑之十二章屬諸君子進之以附于武公國人交頸之誼

陸宗伯壽言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　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蔣食餼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盻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即也　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　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　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　玉音及卿士大士之嫺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　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繼儒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

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字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

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即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菀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閑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受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

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即載在壽言者特瀚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尊疊下叙私交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纚纚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歟卯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鈴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閭居恒太原語次公輒歎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　上不時出片紙敕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

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辨悉中甘苦眞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峭儇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奬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歎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値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宮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　壽宮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　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友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釁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

陽之朝口騰僞讖雞方索鬬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鼎此古人所以歎美于丙魏也閣臣自　肅廟以來其賢者即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正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貫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覿覿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

怯寒暑手料方藥傑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食三歎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亮夫不與竊嘗怪亮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耆英一席地耶豈亮夫以布衣硜硜之即世與鄉衰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强之者耶夫

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日
否否峰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
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
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
觴

壽涇陽顧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
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
文歟藝之云某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紊

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已丑歲先生儼然相
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
後書問遍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歎天
下有偉人二先生與南皐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震天
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後進倡先生
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
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嘽笑喜
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以自助而先生獨往
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

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務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皐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耻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啟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學不得先生印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眞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篋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

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名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下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未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躍爲飛爲亢總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耄箴儆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謹末路如此而龍溪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

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代之辯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爲禮絜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矩中即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脉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厲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封修撰見峯張老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　廷擢第一人是年　太子冠婚禮成上　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　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

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
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
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泝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
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
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朴素門庭蕭閑
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遥文史山澤間丹櫳碧
疃疾步健嗽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
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

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
亦爲郎署牧守而嘗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
山游言貌願朴視寒畯無以異詢其尊人則約歛檢
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
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
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
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
東海孫其意亦欲敎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
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

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　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眞其人乎君一汰雜賔核掌故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讜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眞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幷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　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郎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蓋寥寥焉近

[illegible]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眞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艸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掬面甚有遺簪喪屨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卧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瑝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伊吾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蛀齒衰相

巳現反顧生平精神竟鬼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艸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笻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盂清泉一瓢當以相供并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强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間于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微菴冒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籍先閥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于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襏襫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于是漉泥芰艸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薈臨之以艸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栢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窻素屏先生日高

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
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磐石出視籬落之外江
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
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
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
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種魚洗鶴
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
明不貧之榮啟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
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予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
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
知名士矣

壽孫太公七十序

余喜出東郊游柳岍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
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
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糈營一畝宮破垣敗茆
賦詩鼓琴宛然四休居士家法也雁洲翁多痿疾臥
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即起輒尪頓循墻捫壁而已
太公負抱雁洲翁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

漸瘳有客策子毋騾入門食庭下蔬雁洲翁笑曰我得此騾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毋贈子雁洲翁得乘騾游市中每上騾背太公如扶掖小兒狀整鞍引韁授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妥心而入閭墻外騾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艸量水巴具棧下矣雁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眞率中禮宛轉願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蔬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所報謝者畀藥復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牀歸則公卿名士呵噱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艸堂加腐而新湘襲芸裹之書加牀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芰烹瓠加而爲筭內盈簋太公每歎曰有兒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憾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雁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目見樹杪藤拳踵蟠結可狎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廬問太公者予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

義一小傳或有徵于予文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參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柄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寔左右之夫易之論揆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使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懻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墻狺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

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參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調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姻婭閒米鹽細瑣輒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參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紈照綺右綺照紈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雞鶩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爟火不

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啜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隣嫗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鬬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户外玷主人翁乎無雌愜不事飽眈爨下乎大叅兄弟閒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鬬于市鄉于門譁于堂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默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江浦鄭氏其他非漢嫂戛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鞭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予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綰髮不敢與師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

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于其間如裘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人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或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然香瀹茗復如初予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東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酬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康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予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笻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耆舊在望遠近皈仰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擎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碧漢金公六袠序

蓋歲之辛巳碧漢金公壽杖于鄉其賓客徵文爲祝

也言公六十矣渥顏鬒髮尚兒齒行如翔鳧而舊如
立雀不須杖而起也意或受至人術以恒其天年者
耳然攝形練息如古稱安期羨門者流此而不再得
也人函五常之性肖天地之貌秉靈抱和一與造化
等而屯膏謀府競隙中之末光遂謂司命者得以制
其算不亦謬歟乃今徵于碧漢金公公自束髮時業
已彬彬稱有名聲文學之士已遊成均輒厭罷歲從
諸名山中夷猶歌笑以寄其寥廓之志如武夷泰岱
齊雲五臺之間兩屐幾編矣且亹亹向人樂道其事
至舌燥而不能止也無何爲南豐三尹不期年而部
史臺令之下檄褒寵者凡十五舉焉至于釋寃女之
獄褫豪氏之產而民之樂有父母也士大夫之樂有
治也蓋不敢以一命忽矣俄遷寧遠丞稍大其所施
而公竟解去日與其鄉父老子弟鬷冠鳩杖以逍遥
于無爲之業而縉紳先生亡不引重之郡守進公于
鄉飲而公勿欲也嗟乎倖功者非仕之貞希名者非
隱之情與物委蛇而進則有以自顯退則有以自休
斯達人之致矣況一丘一壑公固有夙緣也裏三日

之糧負千里之笈飛舄霞嶠曳裾花浦探奇覽勝豈無至人如安期者流出而與公撫雲烟騎日月者乎藉公雖倦遊其諸子皆已籍籍蜚聲于蕓林所以暴其輝光以大公之閥閱者有日而公又能自壽然則揚朱披錦高歌侑觴于杖屨之下者豈直今日哉不佞請爲公俟之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 代季雁山

今天子在宥憲老乞言凡諸鄉國一切耆願台耇之士類得槩沾榮施即艸萊黃髮咸奉上德以康而樵李馬公一泉亦以皤皤寵佩章紱閭里以是艷慕而不知是未足爲公多也公壯時負射鵰之技曾以明經舉進士於畿試禹山君繼起唾手取雋命中甲榜而禹山之子渥駒千里疾無留行會以毛錐之穎稍露頭角公方怡神適志媮快遲暮淳如也緬公往初其尊人味梅公以布行義慷慨厚施世父則驄馬標風柱下名家九族之人累累負金印以五花稱貴也豈不足自張伐哉雅非公好也門第鼎盛瞿瞿蹈禮不踰引年受服郡國隆齒恒典公視軒若蓰而乃以

此芥蔕哉凡人韜精厚者發祥深種德茂者食報遠
世宗時富于春秋倘羨長安遊冶試其剸犀以昂頫
其間詎不逢年乎公固養潛葆真不盡顯其暉以附
青雲而蘊五絲以澤來世嗇歛之極結爲大年今之
以八十稱老也特上壽之始耳虬楓勁節不芬泄于
繁華而歲寒終古幹柯自在此物理大凡異日者庭
玉交映綸渙褒嘉荷天子寵命公且以其平格之嘏
享戩穀之慶奚止循憲老故矩乎何君俟菴公之外
弟懷梅公壻也先是其尊人與公游燕而驩遂成瓜
葛之好今其子孫振振琳瑯炳燿原原本一所從來
遠矣俟菴于公之壽也雅念氷玉情不能已已乃郵
書乞言于余以介眉壽余與何君姻婭其子進士君
士抑屬余東床而禹山君又余同年昆弟交愛最深
憶昔承乏檇李欲登堂爲公壽而未遑以俟今日乃
今日復守建昌又未能親捧斝爵以從事于屏楹廊
廡之間俟翁他日至百歲眉壽余將進以綠玉之杖
紫霞之觴相與採月蓴湖泛槎烟雨從公索仙李而
啖之未必不勝安期大棗也于是授言于士抑君而

爲余先侑南山之祝云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甑甗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其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先生自含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廬及相與就睫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

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促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閑之手散爲飄風令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戔戔也先生凝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縶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姪廩廩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柙人則甚

奇賢豪借譽饑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奇平生經國大畧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渥手驩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含瑕類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甚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奇若是者是眞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營啟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

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眞可謂壽且康矣夫先生旣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鑱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艸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趾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甗甕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賀張光祿首峰翁八十序 代

不佞受役鄭籓里居三載而以癸巳入竣桐圭之命比四月爲首峰先生八十壽辰余業已脂車秣馬不佞從賓客後捧觴而歌南山之篇及渡江乃始操墨卿屬一言爲壽而勑青鳥獻之且以重諸兄弟共祝之情因致不佞年家子之世誼也夫張之望于華亭也自東海公始也公之文章節義如黃鍾大鏞峨嵋岱岳巋然震天下而其後簪緩纍纍數傳而至先生先生博物宏覽能上下漁畋于四游六合之間鶴立雀起蓋張之聞人哉先生才高不獲顯其子龍州先生用乙卯歲進士又以數奇不獲具萊綵稱千歲觴

先生笑曰夫造化小兒固欲調我也吾聞長安粟可飽金馬門可吏隱我需次一官婆娑自老以待二三孫雛摩九霄而颺六翮豈非乃公事耶于是謁選得光祿丞掌醢以覃　恩封其父母如已官而未幾長孫舉乙酉鄉試其仲若季皆以茂才異等廩于官翩翩乎雁行而稱三鳳也先生遂解綬歸剪榛洗花種魚呼故人父老進而觴咏池上經案蒲龕筆床茶竈先生日徘徊宴笑其間瞳碧輔丹宛然如神仙畫圖中人今八十矣諸孫琅玕玉樹映帶左右先生尚能扶持待　詔誥封之榮譬諸長庚太白獨殿諸星又若高松挺立于岩壑之表雖中更霜雪而虬髯龍骨久之化爲芝苓以自潤則先生今日之謂矣先生之壽辰與純陽子合而又自稱首峰以鳳凰首九峰而出也今月屆清和桐影新碧諸孫捧紫觴而賡白雲之曲三鳳齊鳴豈減鈞天韶濩哉九峰之顛吹笙拍鶴而來者又安知非純陽子也不佞雖渡江幸敕青鳥還封報我

壽觀察使受翁張老先生八十序　代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
多壽予疑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自戊戌以迄
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
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　璽書其次郡守蔡
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
繼八十而張公猶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
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勲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
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
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三年矣當徐

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影附聲
惟恐眄睞唾涕之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
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
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後不爲求異能使仇文
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諂諛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
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
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
怨恩醜好嗔笑不辨而哲不習而忘嶷然如定僧高
士渙然如春氷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閒而望日以

重後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即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獄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蠭起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遠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棊數局所在麻麻又無子瞻儋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耋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尤峯泖黃髮宿齒賁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光采陸離眞足侈東南一時盛事又何必美耆英于畫圖史策之上哉予往矣不及登堂爲公鄭百歲觴乃郵文于吾友仲醇奏之而遥望壽星在斗牛間則請爲之洒酒三祝

壽大藩憲淳菴盛公六十序　代

萬曆丙申秋七月爲淳菴盛公六十凡鳴玉大夫逢

衣先生咸捧巵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如酌巳子
若孫雁行庭下復手鄭爵者三公神益王宗人賓客
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逍遥而從飛仙者游
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
于司命之手而常制于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
爲之詘信弛張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歛精神以
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而造化莫得與焉
往不佞甲子補博士弟子員而公方試邑諸生裒然
舉首始識公于曹耦中雞羣鶴立不佞不敢以雁行

進也家太常重公文更奇公貌命予從公游因獲稱
小友而公以是秋領鄉薦旋成進士作臚唱第一人
時家太師文貞公方在政府亟稱許以爲螭頭虎觀
之間非公不足以爲鄉里光會有忮者不果用循資
授廷評數月聲聞隱隱動公卿文武秉衡者爭欲得
公以爲重不數月即轉武庫旋轉銓曹家太師與冢
宰楊襄毅同心輔政一時名流宿齒物色殆徧天下
至今屈指　肅皇帝朝後先人才之盛雲興霞蔚獨
當中午不知皆公啟事中人也已家太師解政歸而

時貴因目攝公出僉楚臬旋致其事論者以未究厥用爲公惜公慨然歎曰主爵者實知我是欲置之九峯三泖之濵而逸我以老也其囊中之穎歛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籍以爲冠衣之綉更以氅皂之囊更以塵其胸中之永鑑不盡其奇而以試于尚論古人品隲後進其名位不大酬公志而諸子皆以追風之技干霄之羽入颺家聲出稱國寶公樂哉碧瞳丹輔飄鬚美鬢貌如澤而氣加冲望見者不復知公且六十也藉令公資適逢年以

黃髮服官　闕下雖能談笑而能探鼎銘鍾食之業然烏能如今日之陸地而仙者乎造化欲嗇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嗇其神欲公拙于爲時而不能拙公之巧于自爲婆娑歌舞日與醉鄉及橋中老人以相角我固度公之算且未艾矣邇者天官氏奏壽星在吳會吳人多得壽而　聖天子方且綏寧東籓海外日出之國修呼韓故事稽首　闕廷則江南尚有寧宇而不佞得從公遠游名岳或近修香山洛社之業相與夷猶徜徉以咏太平顧不大愉快哉請

自今公六十日以爲盟始知

壽希白李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奴僮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薜荔而回車嗔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李公名家子也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里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中直腸溫言微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墻視一切慧而游大者直秋葉之墮前耳余公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懇懇款款即艸蔬豆觴必相與斐亹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碁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于予予中年以逍遥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氊閒居恒得子弟婿以佐公歡諸孫大者已婉孌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爾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

而貌彌澤嘻此豈有所秘受借靈于刀圭之助乎哉公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入穗之勞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棄瓢之僻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予侍公二十年餘雅亦以隱操自喜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放公意以教授他里而終不似公能自固其硜硜匹夫之節俟公百歲酡顏童頂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援文向先生乞五千言以

却老公其有以許我否也儒也鄙請從青牛而後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己酉春王鄭母沈宜人届七十遠近宗黨上壽者布武堂下宜人念歲儉勑無內觴無刑牲無召賓客考鐘鼓爲里巷觀諸子謹拜命而錢太學陞者宜人壻也則遣子甲徵走雲間徵陳子一言跽而奏之宜人夫世俗束錦羞璧多乞靈于通人之門錢君獨否否而屬之布衣野史氏將無古所謂謀野則獲者歟宜人者鄭比部平泉公之元配錢太學陞之外母也鹽

官甲閥首推鄭氏錢氏鄭以端簡尚璽公錢以給諫公皆上書極諫忠節震天下其子女遵禮導義折節爲恭儉世稱姻婭而門行峻整亦相當比部既通顯宜人節縮佐之浣衣疏食衡身井臼閒逡巡女君子也宜人難子比部又鮮姬侍嬖幸之好宜人遴名家女以進初得忠材次得恕材宜人鞠抱之不離襁褓即二女不自知非沈出或語之曰汝曹實非沈出二子不笑則啼不信也稍長遣就名師傅溫甘相屬其待他二女亦如之比部捐賓客宜人綜理內外遠近之故通敏如意而呴嗄子女益甚裁腹約口累而積之門戶婚娶皆有案檢今忠材恕材文行競爽稱天下知名士其女一適劉一適錢者又皆江左士族之最生女孝秀不減曹鮑諸甥多宅相長者摩而飛次亦鳳雛鸞鵠矣余惟易之論睽起于二女同女而尤莫甚于姊妹心蠭起閱墻狺闞靡無不有爨兒竈養皆得鼓舌而擻離合之權造端搆末投兒殄祀如王丞相長柄麈尾短轅犢車直尋常小虐耳以宜人小星樛木之德前匹古人端簡如髮之祚引之千鈞錢

氏子女成行奇慧可念本之太宜人實載德焉今春秋七十飲敭聰明不少衰兩家除舍迎養鄭酒上觴如長庚曉月分殿衆星又如斜照夕陽回章霞氣于青漢碧落之表斯亦晚節之極榮已且忠材恕材雖未遇宜人陳引家世且泣且訓率給諫尚璽丞上書直諫之事二君他日成名必能以忠節報母豈惟比部有子實則端簡有孫宜人之大有造于鄭氏者功豈在百世下哉日前區區小年何論也太宜人聞之其亦引滿而加一觴鞠然有當于余言否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

往已酉仲冬十九日吾師徐公開府之命下松老稱舉手加額恨不公朝發夕至相與盼盼望于兩淮之間公以太恭人在侍逡巡節鉞者久之至是辛亥春王二十九日爲太恭人設帨之辰稱八十矣公正已率屬遠近文武將吏懾公清嚴束錦羞璧而不得前公且曰吾奉太恭人訓但飲吳水有以一庭實及門者無論上悖　簡書且何面目見母氏松老稱走相告曰公于吾曹有并州之義即不敢庭實獻寧忍嘿

無一言吾聞芘樹者知根飲水者知源某等芘且飲于公久矣無已則屬之陳子庶幾信而有徵陳子儒却立三讓而不得辭也公以庚辰進士起家松司理嘗迎太恭人于官司理之署淺決罰至十以上太恭人必知之問爰書多平反輒大喜否則終日歎故公讞獄恒加洋而所出寃繫亦無算比時公治最稱吳中第一鄉袞中王二相國俱在揆府公僅遷南司農郎以去太恭人笑曰汝理于大相鄉所得止此幸不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是眞吾子矣公在南都日與鄒南皐諸君子講道切劘官日冷而識日進已出安慶守其治又稱吳中第一遂以卓異拜光祿丞太恭人則又笑曰理官于臺省較易而吾子易其所難二千石于九列較難而吾子難其所易雖然吾爲子懼何以報　主恩而答知己公遵養十餘年　天子特召公節鎭吳中公下車去汰去奢去浮去玩與文武將吏相更始已而歎曰我昔侍太恭人于松署每念吳富穰號稱陸海而億萬姓藍縷載道甚有鬻子販女流徙而輕去其鄉者則困于役極矣坐視民困而不

能救可奈何太恭人曰姑待之及聞新命躍然曰吳人從此甦矣雖然以東南數千里之積困懸于汝手無繫一官且無以八十老人爲念公拜而受敎至是檄所屬郡邑自相國以逮一命皆限田如法縉紳始而駭既而靜不敢譁久之相率奉行惟恐後而公所上疏旋得 俞旨既嚴且溫昔周文襄之均田以十八載餘而公之均役不三月自來豪傑行事風行電掃未有疾于公之今日者也公嘗有言此法不行吾且以官爭爭之不得請乞餘年畢身奉母課兒抱孫以娛老人亦復何憾公惟以太恭人爲重視富貴輕去就輕而一切之譽誹恩怨亦輕以此法必行行必信雖謂太恭人實有大造于吾吳可耳假令循資養望漫無短長以貌托于坐嘯畫諾之間脫有天幸亦不失八座三公如所部方千里之倒懸何以方千里之倒懸一朝立出之焚巢沸鼎之內且舞且歌且禱且頌其爲太恭人壽多矣公奚必紆金佩紫鏗然委地親捧膝前之觴乃稱快哉公官相卿能不阿官計部能不染官太守能不束于格至今爲大中丞猶然

二十年故吾信口坦衷歸于三代之直道而止夫惟有獨往獨來之心事而後有任勞任怨之精神詩有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正直如吾師天且弗違而況太恭人抑吾聞徐之先有諱善安者國初爲浙臬方正學先生難起徐公脫方之孕婦至獲罪斷臂孕婦產一孤托之海上俞氏其後方遂有百餘丁今皆在松郡業已復然立祠而公中丞節適至其事甚奇徐以母授方而天以母報徐垂二百餘年忠孝正直之氣及中丞公而始大振皆太恭人始基之則今日之享有上壽又斷非偶然而已也請以是遥進一觴與諸父老再拜公棨戟而退

賀張母洪太君榮壽序 代

我明州曙海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識公卅童中馮夫人既爲婦每食輒念姑定省惟謹蓋公之孝刑于家如此松得公守屬有大幸矣已酉公莅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啖翔視

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饑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侯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也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率馮夫人沃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後斗粟至千錢兒徧竭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痔通市糴爲賑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饑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饑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爍汲嘗旨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名始無大怨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四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宴會相屬者兒一切謝却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造將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讞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輕重出入于其間民有犯者無大過弟以蒲鞭示辱耳太君曰善民不汝讟矣松士子嫺

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遺徽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後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興乎太君曰善神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　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適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

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民將騷然其精心露禱姑靜鎮之盍亦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徵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嘻此太君所以有吾公也是天所以祚壽母賜之吾公而造松民福也惟是辛亥歲清和之月爲太君七袠有四懸弧令辰而吾公拖金衣紫率馮夫人暨諸孫百拜捧觴上太君壽而其僚屬之祝繼之吾儕縉紳及父老子弟

相與躋公堂而祝者又繼之余老且耄無能爲公役獨因何司理諸君之請就而質焉益信公之事母孝而愛民慈也義爲松民造福慶則何敢以不文辭謹按故事稱說而申其祝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即欣然承太君歡而亦不無以此爲歉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繹給今有公如此太君壽且無期何患無此日請以此願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云

丘氏壽言小叙

予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予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予愛寺門梓樹可以招凉伯畏携牀卷簟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别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淘寫之是秋原禮入闈名在第七伯畏歎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夫復何求遂選蘭谿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汀

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解官歸閉門高卧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其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文跽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諸君言太侈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也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子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 辛亥

韓侯宰青谿移劇茂苑青谿人德之爲築祠貌像拜像者擁肩而觀搏顙而退欲行反顧而不忍去喃喃焉其以爲瘠其以爲肥其以爲惟肖抑又揣而指之曰是得無類我韓太公與太公今辛亥蜡月七十矣侯以官守不能率子姓款媚里門又不能除道滌舍

端冕扶輿迎壽翁于官邸心旌搖搖在孤竹間謂陳
子子爲我屬辭其將遥禮而三祝焉太公平州之俠
烈偉丈夫也少以慱士餼于宫兄成進士官侍御太
公謝公車胠藏書教子儁聲而侯成名早所至以治
最聞太公自是志意得益舒而戒勉于吾侯甚力曰
吾曩里居有不直者惟恐我知相責不復聞訟今爲
令而訟牒何若曩飛蝗蔽天韓氏田獨無恙今吳屢
告棲荒政若何曩民饑盜麥獨不入吾鄉且庇及隣
隴今蠲賑民飽以嬉盜何若曩吾遇寒人單族衣食

之貸而負者搜券焚之今民有逋賦而不能償則催
科何若吾曩創義塾以招閭子弟之孝秀者頗有所
興起今造士而文行嫺者何若曩吾告伯氏侍御云
無以刑書穿赤子無以諫書錮賢士大夫今誠有待
矣而刑則何若若此者皆太公所身教理縣譜也侯
奉教治兩邑如治其鄉邑人士戴侯以戴太公亦如
鄉三老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
子孫焉非虛語也侯政成矣太公曷不匹馬南來相
與觀風問俗徜徉霸主之墟以盡收夫震澤峰泖之

冷雲鮮月而乃戀戀一孤竹爲哉乃公倦遊耶侯歎曰非也太公嘗以清明上塚有羣盜操友人所縛二子燔其廬衆噤不敢發太公馳往視連發矢殪二盜追奔數十里奪兩孺子以歸今里少年挑問公太公猶勃勃有腰弧跨鞍之色彼視五千里道路如竈竇井汲相視而遲廻不前者恐以牛酒煩吳父老耳余曰太公以靜成侯之廉其安敢强太公則請郵一言以獻語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吳人歌舞侯聲聞于天天祚韓父以及衆父父太公日引月將逝　天子之休命斷然矣

陳簡公先生集卷之八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